

帝王業

DIWANG YE

缠绵与铁血，黑暗与光明，开国帝后并肩比翼的一段传奇
是非千古事，得失两心知。

寐语者◎著

下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帝王業

涼血千里帝王路

執手半生紅顏誤

鐵與血，愛與仇

是非千古事

得失兩心知

一對開國帝后的傳奇

一幅亂世風雲的畫卷

DI
WANGYE

皇室凋落，幼帝繼位，攝政王蕭綦獨攬朝政。家族存亡與丈夫的野心，激發了一個女子的雄心壯志，將王儼（阿姪）從閨閣推上朝堂，與蕭綦并肩伫立於權力之巔，進則風刀霜劍，退則万丈深淵。青梅竹馬的子澹奉召回朝，被迫領軍南征，手足相殘；宮闈間陰謀重重，主仆反目，生死相搏；族人虎視眈眈，親人相繼離棄；突厥請降公主和親，大漠狂沙吹散侯門風流？風波歷盡，最後是誰不離不棄，又是誰錯身而去。

鐵血男兒志在天下，刀鋒所向，光寒鐵甲，守土開疆，旦夕征伐；紅顏女子不遜須眉，披荊斬棘，母儀四方，閨中描眉的素手，也可仗劍飲血，不惜染盡猩紅……結發情，同袍義，旧歡如夢，終有別離；狼煙盡，江山固，大業將成，萬骨當枯。

是非千古事，得失兩心知。

看盡纏綿與鐵血，黑暗與光明，永銘歲月深處的卻是開國帝后并肩比翼的一段傳奇……

ISBN 978-7-207-07358-7



9 787207 073587

定價：22.00元

帝王業

DIWANG YE

纏綿與鐵血，黑暗與光明，開國帝后並肩比翼的一段傳奇
是非千古事，得失兩心知。

寐語者◎著

下

黑龍江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帝王业/寐语者著. —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
2007. 5
ISBN 978-7-207-07358-7

I. 帝... II. 寐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76694号

作 者: 寐语者
责任编辑: 魏杰恒 姚虹云

出 版 社: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通讯地址: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
邮政编码: 150008

网 址: www.longpress.com

E - mail: hljrmcbs@yeah.net

印 刷: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: 8.5 字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07年6月第1版

2007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7-07358-7/I·986

定 价: 22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, 印刷厂负责调换)



流血千里帝王路

执手半生红颜误

铁与血 爱与仇

是非千古事

得失两心知

一对开国帝后的故事

一副乱世风云的画卷





第三部
风雨长路

【新息】

这一场变故之后，整个宫闱都冷寂了下来。先皇卒亡与姑姑的中风，令父亲深感悲痛，对姑姑的怨愤随之烟消云散。经过连番劫难，父亲对权势似乎再无从前的热忱，与萧慕的敌意也缓和了许多。在这连番的争斗中，我们已经失去太多亲人，也都已经疲惫不堪，再不忍心继续伤害身边之人。

到底是血浓于水，骨肉相连，亲人之间再深的隔阂，也总有化去的一天。

只是，从前那些美好的时光终是一去不复返了，我和他们之间已有了一道永远的沟壑。父亲再不会把我当作他羽翼呵护下的娇女，再不会如从前一般宠溺我，回护我。如今在他眼里，我是王氏的女儿，更是萧慕的妻子，是与太皇太后一同垂帘于朝堂之上，真正掌管着整个宫闱的女子。

转眼一年，爹爹苍老了许多，谈笑间依然从容高旷，却再没有从前的傲岸神采。无论多么强硬的人，一旦老去，总会变得软弱。在他最孤立无援的时候，我默默站在了他的身后，和他一起守护每一位家人，守护这个家族。

姑姑曾说，男子的天职是开拓与征伐，女子的天职却是庇佑和守护。每个家族都会有一些坚韧的女性，一代代承袭着庇佑者的使命……冥冥之中，我和父辈的位置已经互换，渐渐老去的父母和姑姑，

开始需要我的照拂，而一直在他们庇护下的我，却已成长为这个家族新的庇佑者。

最近父亲总是提起故乡，提起叔父。自叔父逝后，婶母带着两个女儿扶灵还乡，再未回返京城。父亲也离开故乡琅玕多年，如今年事已高，更是思乡情切。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放下纷扰事务，一人一蓑一木屐，遁游四方，寄情山水之间，踏遍锦绣河山。我明白父亲的心意，宦海沉浮一生，如今心灰意冷，归隐田园或许是他最好的选择。惟一遗憾的是，母亲终不能原谅父亲，也再不愿离开慈安寺。

父亲亦不再强求，他最后一次和我同去探望母亲，默然凝望她背影良久，叹道：“人生至此，各有归依，缘尽亦是无憾了。”

当时我已觉得有些异样，父亲从前总爱说，阿妩最解我意，我们父女原本就最是意趣相投——只是我没有想到，父亲的去意如此坚决，决定来得如此之快。

数日之后，父亲突然递上辞官的折子，不曾与任何人辞别，悄然留书一封，只带着两名老仆，一箱藏书，便挂印封冠而去。

我得了消息，和哥哥一起驰马追出京城数十里，直至河津渡口，却见一叶孤舟远泛江上，篷帆渐隐入水云深处……父亲就这样抛下一身尘羁，孤身远去。居庙堂则显达，泛江湖亦高旷，到今日我才真正地佩服了父亲。

母亲得知父亲辞官远游的消息，一言不发，只是捻着佛珠默默垂眸。然而徐姑姑昨日却告诉我，母亲彻夜无眠，念了一整宿的经文。

不久之后，总算迎来久违的喜事，怀恩终于迎娶了玉岫，成为我的妹婿。我又多了两名亲人，纵然没有血缘之亲，亦令我觉得珍贵。随后，哥哥的侍妾又为他生下一个男孩，这已是他的第三个孩子。喜气冲淡了忧伤，日复一日，风雨褪尽的帝京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。

时光过得飞快，转眼小皇上已经牙牙学语，可惜他天生体弱，还迟迟不能学步。每当我听到他含糊地叫我“姑姑”，看到他无邪笑容，仍会觉得淡淡心酸。

这日萧慕很晚才回府，卸下朝服，披上我递过来的外袍，神色略见疲惫。我转身去取参茶，却被他拦腰揽回身侧，轻轻圈在臂弯。

他隐有忧色的神情让我觉得不安，依在他胸前，轻声问道：“怎么

了？”

“没事，陪我坐会儿。”他微微阖了眼，下巴轻抵在我额头。听到他似满足又似疲倦的一丝叹息，我心里微微酸楚，抬起手臂环在他腰间，柔声道：“还在为江南水患烦心吗？”萧慕点头，脸上仅有的一丝笑容也敛去，沉沉叹道：“如今政局未稳，叛军偏安江南，迟迟未能出兵讨伐。眼下水患又起，黎民流离失所，可恨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敢站出来担当！”

我一时默然，心情随之沉重。今岁入春以来，河道频频出现异常之兆，近日多有经验深厚的州府官史上奏，春夏之际恐有严重水患，朝廷宜早做防范。然而满朝官员都诚惶诚恐，谁也不敢站出来担此大任，令萧慕大为震怒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我沉吟良久，想起昔年叔父在时，治理江南水患曾有大功，如今叔父不在了，曾跟随他治理河道的臣工却无一人堪当大任。

萧慕叹了一口气，淡淡道：“我倒是看中一个人选，却不知此人是否有此抱负。”

我怔了怔，脑中忽有灵光一闪，惊愕望向萧慕：“你是说……哥哥？”

当年，哥哥曾跟随二叔巡视河患，督抚水利，目睹了两岸百姓因年年水患所受的流离之苦。回京后，他翻阅无数典籍，埋头水利之学，更亲身走遍大江大河，采集各地民情，写下了洋洋数万言的《治水策》递上朝廷。然而父亲一向只当他不务正业，从未将他一介贵胄公子的治河韬略放在眼里。

那年江河决堤，百姓死伤无数，万千家园毁弃，一众官员皆因治河不力遭到贬谪。自此满朝官吏再也不敢轻易坐上河道总督的位置。然而那年，哥哥却瞒着父亲，上表求荐，自愿出任此职，那折子自然是被父亲压下，回头给他一顿严斥。父亲说，治河大任事关民生，开不得半分玩笑，岂是你能胡闹的。后来此事传了出去，被当作朝野笑谈，没有人相信，哥哥那样的风流公子也能够胜任粗粝繁重的治河大任。

从那之后，哥哥便打消了这个异想，从此纵情诗酒，再不提什么治河治水。

然而万万没料到，这个时候，萧慕竟然想到了哥哥。我一时间怔

松，心中千头万绪，百感交集。萧慕含笑瞧着我，亦不说话，神色高深莫测。

“如此大事，你贸然起用哥哥，就不怕朝中非议？”我想了想，试探地问他。心中另一种思虑却未说出口——万一哥哥没有成功，非但萧慕要受万民所指，王氏的声望也将大受打击。萧慕却是淡然一笑：“就算眼下难免非议，我也要冒险一试。”

“为什么偏偏是哥哥？”我蹙眉看他。

“以王夙的才智，相信他定能担当此任，只是眼下却不知他是否有此抱负……”萧慕目光深邃，喟叹道，“长久以来，世家亲贵多有疑惧抵触之心，不肯为我所用。若是王夙此番能有所作为，亦能显出我对世家子弟并无偏见。”

我默然片刻，叹道：“那也是人之常情，有了谢家的前车之鉴，只怕各个世家都已胆寒生惧，眼下自保惟恐不及，哪里还有心思出头。”

萧慕剑眉深蹙：“乱世之下，若非铁血手段，怎能令这些门阀贵胄慑服。”

“以杀止杀虽不是上上之策，但若能以小杀止大乱，那也是值得的。”我深深看他，将手覆上他手背，柔声道，“我知道你是对的。”

萧慕动容，满目欣慰感慨：“有你知我，便已足够。”

我淡淡一笑，心下已明白过来：“若是哥哥出任河道总督，受你破格启用，自然会令其他世家消除疑惧，放下陈见，明白你一视同仁之心，是这样么？”

“不错！”萧慕含笑赞许。我却略略迟疑：“但不知哥哥又是如何想法……”

“能否让他全力赴任，这便要看王妃的能耐了。”萧慕扬眉看我，目中笑意深黠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绕了半天，这才是他真正的用意……这可恶的人！

翌日，我只带了贴身侍女，轻车简从，悄然来到哥哥在城郊的别馆。

来到这幽雅如阆苑仙境一般的别馆门口，我忍不住叹了口气，哥哥实在是妙人，太懂得逸乐享受。他总能找到那么些奇人巧匠，将这小小一处别馆，营建得冬暖夏凉，巧夺天工。一路行去，还未到堂前，就听得旖旎丝竹之声，飘飘不绝于耳。



但见蔷薇盛开的临水槛边，哥哥面色微醺地闭目倚在锦榻上，玉簪松松挽起发髻，几缕发丝慵然散垂下来，一身白袍胜雪，衣襟微微敞开，露出颈项间白皙如玉的肌肤，连身侧那两名美姬也比不上他此刻妍态。我缓缓步入槛内，他仍不睁眼，那两名美姬忙欲行礼，被我抬手止住。

哥哥微微翻身，闭目慵然道：“翡色，上酒——”

我将指尖伸入案上杯盏，沾了些酒，并指朝他俊雅面庞弹去。酒一洒上他脸，哥哥惊叫一声，翻身而起：“朱颜，你这可恶的丫头！”

他一愣，看清楚眼前人，顿时惊喜大叫：“阿妩，是你！”两名美姬慌忙上前，左边罗帕右边香巾，忙不迭地为他擦脸。我却笑吟吟扯了他宫锦白袍的袖口，不客气地揩去指尖酒渍，挑眉笑道：“似乎我来得很不是时候？”他一脸无奈，叹道：“你就不能对我温柔一些么，好歹也是堂堂王妃了，还这么淘气。”

我转目去看那两名美人，一个红衣丰艳，一个绿裳妖娆，都是丽色照人。哥哥端了玉杯，又倚回锦榻上，斜目看我：“你是来赏美人，还是专程来找我捣乱的？”

“美人要赏，懒人也要骂。”我劈手夺过他手中酒杯，“别以为父亲不在，便没有人管得了你。”

哥哥翻身坐起，骇然笑道：“这是哪家悍妇走错了家门？”

我瞪着他，瞪了半晌，终究心里一酸，垂眸叹道：“哥哥，你现在越发懒散了。”

哥哥一怔，侧过脸去不再说话。侍女捧了流光青玉壶上前，注满我面前的衔珠杯。哥哥淡淡一笑：“来，尝尝我今年的新酿。”

我就唇浅抿了一口，只觉清冽芬芳，异香缠绵，脱口赞道：“好香的酒！”哥哥得意非凡：“你再细品一品个中滋味。”

这酒初入口时幽香缠绵，隐约有春风拂阑，夜露莹彻，桃花缤纷的风流，分明只是一点飘忽清冽的酒意，入喉却绵柔不绝，暖暖融进四肢百骸里去，不觉双颊已是微热。我叹息一笑：“芳菲四月，深浅红妆，倚栏思人，落英满裳。”

哥哥大笑：“品得好，得此四句相赞，不枉我辛苦采集一番的武陵桃花……我家阿妩，真妙人也！”

“这是桃天酿？”我惊喜道，“你果真酿成了？”哥哥昔年甚爱桃

花的妩媚，我们曾一起试酿了许多次，却总是做不成这桃夭酿。想不到时隔经年，他竟悄悄酿成了。若论心思奇巧风流，恐怕天下再找不出一人能胜过哥哥。他倚在榻上，笑眸深深。我佯嗔道：“若不是今日撞个正着，你还想私藏多久？”

哥哥懒懒一笑：“一壶酒有什么稀罕，我一介闲人，也就精于享乐之道罢了。”

我欲反驳，却不知该说什么，一时默然无语。哥哥倒兴致极高，又唤来歌姬，重新斟酒，与我对坐畅饮。

一杯杯醇酒饮下，渐觉飘然，我们皆有些忘形，随着廊下丝竹击节互歌。琴伎款款拨着一曲江南小调，悠扬轻快，不觉又勾起少年往事。

“拿琴来——”我微醺起身，回眸朝哥哥戏谑一笑，“妾身斗胆献艺，邀公子相合一曲。”

哥哥连声称妙，立即唤来侍妾，奉上他那只名动京华的引鹤笛。我的清籁古琴并未从王府带来，便随意取了乐伎的瑶琴，信手拂去，音色倒也清正。

我凝神垂眸，指下轻挑，弦上余音犹自婉转，流水般琴韵已袅袅而起。

清韵初起《上阳春》，婉转跳脱的曲调里，一缕空灵的笛声徐起，与琴音相逐引，宛如踮跹双蝶，逐着四月柳梢，在春风中相戏。忽而琴音一转，自那春光明媚的四月天，飘摇直入斜雨霏霏的秋日黄昏，日暮月斜，天地晦暗，笛声亦随之低抑幽咽，百转千回，道不尽离别惆怅，诉不完落花伤情。

哥哥倾身朝我看来，目光恍惚，有刹那的失神，笛声随之黯。我无动于衷，指下陡然用力，划过一串金铁般肃杀之音，硬生生惊破那哀怨颓靡的笛声，带起朔漠黄沙的苍茫，长河滔天的豪迈。我的琴音越拔越高，飞扬处似游侠纵横，仗剑江湖；激昂处如将军百战，驰马沙场。而笛声渐渐力乏，几次转折之后，已跟不上我的音律。铮然一声裂响，琴弦崩断，笛声随之喑哑。

哥哥冠玉般面庞，罩上一层异样的嫣红，眸底一片惊震，执笛的指节隐隐发白。我亦气血翻涌，冷汗透衣，似耗尽全身力气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“阿妩，你的琴技精妙至此，哥哥再也跟不上了。”哥哥转头看我，怅然一笑，神情有些恍惚。

我抬眸直望向他，缓缓道：“意由心生，曲随心转，引鹤笛依然是天下无双，可是哥哥，你的心呢，它还和从前一样高旷自在吗？”

哥哥一震，却是避开我的目光，转头不答。

我蓦然推琴而起，捧起那具断了弦的瑶琴，摔在阶下。裂琴之声惊得槛外枝头飞鸟四散，左右侍妾慌忙俯跪在地，不敢抬头。

“哥哥！这平庸的瑶琴只能藏于闺阁，吟风弄月，当不起磅礴之音。而引鹤笛生来不是凡品，怎能将它埋在脂粉群中，终日与靡靡之音为伍！”我与他四目相对，分明在他眼底看到一掠而过的愧色。哥哥沉默良久，长叹一声：“再好的笛子，终究是死物。”

“那要看它遇上怎样的主人。”我望住哥哥，“笛子是死物，人却是活的，只要仍有抱负，终会找到自己的方向，一直走下去，再远的地方也难不倒哥哥！”

哥哥回头动容，深深看我。

我迎上他目光，微笑道：“哥哥是阿妩自小佩服的人，从前是，以后也是！”

次日，哥哥主动求见萧慕。

这是他们第一次单独的面谈，于公于私，于情于理，我都知道哥哥对萧慕的敌意，也知道萧慕对哥哥的成见。然而我没有踏足书房，任由他们一谈便是整整两个时辰，误了晚膳的时间也不自知。这是豫章王与王大人的对谈，也是两个男人间的交锋。世间男子无论身份贵贱，心底总有他们自以为不可动摇的一套道理，与女子的思虑截然不同。我不想置身于这微妙的天平中间，与其左右为难，不如听任他们用男人的方式去解决恩怨。

翌日，圣旨下，任王凤为河道总督、监察御史，领尚书衔。

一时间，朝野哗然，流言纷起，几乎没有人看好哥哥的治河之能。朝臣们一面议论着豫章王重用妻族，一面对新任的河道总督满怀疑虑。而哥哥终于从父亲光环下的名门公子，一跃成为朝堂上众所瞩目的新贵。面对各色各样的目光，哥哥仅以微笑相对。

江南水患甚急，不容一日耽搁。就在圣旨颁下三日后，哥哥启程赴任。



萧慕和我亲自送他至京郊，京中亲贵重臣纷纷前来送行。

哥哥着天青云鹤文锦朝服，玉带高冠，策马过长桥，在桥头驻马回望，遥遥对我微笑。此去千里路遥，前途多艰，哥哥将要面对的风雨艰辛，只怕不是我能想象。望着他的身影渐行渐远，泪光终于迷蒙了眼前……我又想起当年登楼观望犒军，远远看见父亲蟒袍玉带，位列百官之首，我曾取笑哥哥，问他什么时候也能如此风光……想不到，时隔数年，哥哥真的成为本朝开国以来最年轻的尚书，鲜衣宝马出天阙，轰动了帝京。

转眼夏去秋来，哥哥离京已经大半年，也许是上天相佑，今夏偏旱，水患并不如预料中的严重。个别州郡的水患也在哥哥的防范控制之下，并无重大灾患，河道疏浚十分顺利，堤防的修筑也进展极快。然而哥哥却上书朝廷，称今冬明春之际，才是最为严峻的时候，半分不能松懈。

这个秋天过得很快，木叶飘尽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份从皇陵送来的折子——皇叔子澹的侍妾苏氏，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孩子，是个女孩儿。按照皇室规矩，需上表请太皇太后赐命，才算承认了这个孩子皇室正统的名分。上呈太皇太后的折子照例递到我手中，捏着那一道薄薄的朱绶折子，我在刹那间失神。

他已有了侍妾，有了女儿……子澹，子澹！已经时隔五年，每每念出这个名字，为什么心里还是会空空陷落下去，仿若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捏住。

他离京那日的情形恍惚仍在眼前。那一天柳絮纷飞，细雨如丝，我们却都没想到，此去皇陵竟是漫漫五年。如今天阙翻覆，物是人非，往日一切成灰。

然而福兮祸兮，谁又说得清楚，若是没有这五年的幽禁，若是他身在皇城，只怕早已卷入嫡位之争，今日是否还活在世上也未可知。

自先皇驾崩，谢氏服罪之后，他已成了无足轻重的人。曾有人向萧慕进言，索性除去子澹，永绝后患。萧慕却虑及连番屠戮，已令世家亲贵心寒齿冷，若一味赶尽杀绝，反而失去了朝野人心。不久后，萧慕将子澹从辛夷坞释回皇陵，撤去了原先的监禁，算是还他自由之身，只是不能踏出皇陵半步。

一片枯叶被风吹入帘栊，轻旋着落在那折子上，我一言不发，缓缓将折子合拢。

当年离别的时候，他还是翩翩少年，如今却连女儿都有了……惆怅之余，我心底竟有淡淡欣慰，甚而有一丝解脱的轻松。想来他在皇陵，孤苦寂寞，能有红颜知己长伴身侧，也令我稍觉心安。

只是，心底终究有一丝莫名怅惘，若再由我给他的女儿取名，更是绝佳的嘲讽。思及此，我无声叹息，命宫中女官将折子转去太常寺，由掌管宗室礼制的官员拟了名字再呈上来。随即我又传召少府寺监，命他以公主之制预备贺仪送往皇陵。

明烛将尽，已到就寝的时辰。我在镜前卸下钗环，长发如云散落，垂至腰间。

萧慕只着宽松的丝袍，从后面环住了我，挺拔坚实的身躯与我相贴，只隔薄薄丝帛。我脸颊一热，肌肤渐觉发烫，转身勾住他颈项，手指沿着领口滑下，轻轻摩挲他衣上蟠龙刺绣。蟠龙是皇族王公的章饰，飞龙却是只有皇帝才可用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衣襟上的蟠龙会换作傲视九天的飞龙……我知道这一天并不会太远。

他的手滑进我丝袍底下，滑过腰肢，缓缓移至胸前，掌心的温热灼烫我每一处肌肤，令我顿时酥软。我喘息渐急，微微咬唇，仰头望向他。他目光幽深，眼底浮动着情欲的迷离，俯身渐渐靠近……几近窒息的长吻之后，他放开我的唇，薄削嘴唇掠过颈项，蓦地含住我耳垂。我呻吟出声，却听见他低低开口：“皇叔的孩子可有备好贺仪？”

我一颤，陡然清醒过来，直直迎上他犀利目光，心中顿时抽紧。

“那是个女孩儿。”我惴惴开口，喉间有些干涩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淡淡一笑，目光却毫无温度。

我心头一松，果然是太过紧张，惟恐他容不下又一个皇位继承者。既然他已知道那是个女孩儿，且是一个失势皇叔的庶出女儿，却为何有此闲心特意一问。

“怎么，你似乎很担心？”他的语声越发冷了下去，目光锋锐如刀。

我怔了怔，心念电转间，蓦然明白过来……莫非，他在跟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较劲吃醋？

当年我与子澹青梅竹马的旧事他是知道的，只是这些年我们心有

灵犀地缄默，对此闭口不提，我以为他早已将那段往事忘记了。我骇然失笑，索性一口承认下来：“不错！那孩子生在偏寒的皇陵，又是庶出，身世堪怜，所以我格外怜惜，连贺仪也是按公主之制备下的。王爷认为有何不妥？”

萧慕见我承认得如此爽快，一时反倒无语，沉了脸色问道：“仅仅是怜惜？”

我眨眼笑道：“不然你以为是什么，爱屋及乌？”

他哑然，被我抢白得一脸尴尬，眼底陡然有了怒意。

“我和子澹曾有两小无猜之情，这你是知道的。”我挑了挑眉，坦然含笑，看着他脸色渐渐铁青，“那个时候，你并不知道世上有个女子叫王儇，我也不知道世上还有一个男子叫萧慕；那时我以为身边之人已是最好的，却并不知道真正爱恋一个人，和两小无猜的亲近是完全不同的。”

萧慕依然冷冷看我，唇角紧绷，可眼底分明已有了掩不住的温暖笑意：“怎样不同？”

我踮起足尖，仰头在他颈项间印下蜻蜓点水般细吻，曼声轻笑道：“怎样不同——你试试看不就知道了？”

“试试看？”他的呼吸骤然急促，冷峻面孔再也强绷不住，低笑道，“这可是你说的！”

他手臂一紧，蓦地将我横抱起来，大步向床帷间走去。

【回憾】

午后初晴，不觉又到初冬时节。

我自小畏寒，每当秋冬时节总是多病，前些时候偶染风寒，竟一病半月。今日似乎好了许多，听萧慕说靖儿一直吵闹着好久不见姑姑，便打起精神入宫看他。

甫一迈进殿门，就听见靖儿欢快得意的笑声。我抬眸看去，顿时惊恼交加——他竟骑在奶娘背上，拍打着奶娘在殿上“骑马”，口中兀自“驾、驾”有声，周围一众宫女团团簇拥，争相给小陛下助威，在乾元殿上闹成一团。连我走近殿门，也没有一个内侍通禀。

“皇上！”我冷冷开口，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满殿宫人蓦然见我立在门前，慌得乱糟糟跪了一地，参拜不迭，一个个再不敢抬头。靖儿瞧见了，一下从奶娘背上跳下，咯咯笑着朝我奔过来：“姑姑抱抱！”我看他脚步还踉跄不稳，忙迎上去，张臂抱住了他。他立即紧紧搂着我脖子，说什么也不放开。我只得吃力地抱起他，臂弯隐隐发沉，当初小猫儿一般大的孩子已经长得这么大了。

我板起脸看他：“陛下今天不乖，姑姑说过不许自己乱跑，不许跌跤，你有没有记住？”靖儿乌溜溜的圆眼睛飞快一转，低下头去不说话，小脸却埋在我胸前，撒娇地使劲蹭。

“陛下！”我狼狈地拉开他，不知他从哪里学来这般精怪。这么小的孩子也懂得察言观色，知道我对他宠溺，便每次都赖皮撒娇；只有萧慕在旁边，他才肯乖乖听话。奶娘递上一件团龙绣金的小披风，柔声笑道：“王妃一来陛下就高兴，连跌跤都不怕了。”

我将靖儿抱在膝上，转眸看向奶娘，淡淡道：“是谁教陛下将人当马骑的？”

奶娘慌忙跪下，叩头道：“王妃恕罪！奴婢再不敢了！奴婢原只想哄得陛下高兴……”

“哄陛下高兴？”我挑眉正欲斥她，却听靖儿仰头咯咯笑道：“骑马马，王爷骑马马，陛下也要！”

我恍然明白过来。上次萧慕曾抱他骑马，从此他便念念不忘了。教他叫姑父教了许久，他偏只记得左右都叫王爷，也学得一口王爷王爷地叫，听我们都叫他陛下，便以为自己的名字就是陛下。我一时啼笑皆非，本来沉了脸要数落他，也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靖儿见我笑了，顿时得意顽皮起来，在我怀中左右扭动，伸手去够我鬓边摇曳颤动的珠钗。我正听奶娘将靖儿的起居情形一一详禀，不留神间，被他一手扯住鬓发，抓下了那支发钗。奶娘慌忙将他接过，他笑嘻嘻抓着那支凤头衔珠钗，不肯松手。我鬓发散乱，拿他无可奈何，却听奶娘笑道：“真是风流天子呢，小小年纪就会唐突佳人了。”奶娘的话引得众人掩口失笑，靖儿兀自握着发钗手舞足蹈，好似得到了心爱的宝贝。

我叹口气，只得起身重新梳妆：“将发钗拿过来，别让陛下玩这些东西。”

奶娘忙俯身去取珠钗，靖儿却左右躲闪着不肯给。奶娘无法，只得道：“陛下再不给，奴婢可要斗胆冒犯了。”

“你敢！”靖儿娇细嗓音尖叫着，倒有几分子隆哥哥当年的蛮横。

我苦笑着转身，对镜散开发髻，正待梳头，陡然听得背后一声惨呼，左右宫人纷纷尖叫。我霍然回头，惊见靖儿舞着钗子划过奶娘脸庞，从眼眶到脸颊，被尖利钗尾划出深深血痕！奶娘满脸鲜血，痛叫着捂脸跌倒！左右都被惊呆了，一时间没人回过神来。靖儿自己也惊吓住，蓦地转身便跑。

“来人，快拦住陛下！”我失声惊呼，扔了玉梳朝靖儿追去。左右侍从慌忙围上前去，靖儿见此情状越发害怕，掉头往殿外玉阶跑去。内侍都已奔进殿来，门口竟无人值守，殿前侍卫隔得又远，竟眼看着靖儿跌跌撞撞往玉阶奔去。我心头惊跳，暗觉不妙，脱口道：“靖儿，不要——”

我话音未落，那小小身影在阶上一晃，立足不稳，一头扑了下去！

“皇上！”左右宫人一片骇然惊叫，殿前大乱。

我脚下虚软，跌倒在地，浑身剧颤，半晌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：“皇上……宣……太医……快去！”

一名内侍从阶下抱起了孩子，慌忙奔回殿中，孩子瘫软在他臂弯不哭不动。

我心下全然凉透，手足皆软，被宫女扶至跟前一看，只见孩子脸色惨白如纸，嘴唇泛青，鼻孔中淌下一道殷红的血。

五位太医院长史诊视完毕，刚从殿内退出，萧慕便闻讯赶到了。我忙从椅中起身，急问太医：“陛下伤势如何？”

太医们面面相觑，各自神色惴惴。为首的傅太医皱眉禀道：“回王妃，陛下尚未醒来，经微臣等检视，陛下内腑骨骼均无大碍，但头颈触地时震伤了经脉，血气阻滞，风邪内侵，积郁……”萧慕打断他，沉声问道：“究竟有没有性命之危？”

傅太医颤声道：“陛下性命无碍，只是，只是微臣不敢妄言！”

我心头顿时揪紧，萧慕冷冷道：“旦说无妨！”

“陛下年纪尚幼且先天不足，体质本已羸弱，经此重创恐怕再难复原，即使往后行止如常，也会神智迟钝，异于常人。”老太医以额触地，